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五十一卷 更定祀典

世宗嘉靖九年二月，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。洪武初，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《郊社宗廟議》：「分祭天地於南北郊，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，以大明、夜明星、太歲從；夏至則祀地於方澤，以五嶽、五鎮、四海、四瀆從。德祖而下四代各為廟，廟南向，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。孟春特祭於各廟，孟夏、孟秋、孟冬、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。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。」太祖從之。行之□年，水旱不時，多災異。太祖曰：「天地猶父母也，泥其文而情不安，不可謂禮。」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，列朝仍之。至是，給事中夏言上言：「古者祀天於圜丘，祭地於方澤。是故兆於南郊，就陽之義；瘞於北郊，即陰之象。凡以順天地之性，審陰陽之位也。豈有崇樹棟宇，擬之人道者哉！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，諸壇之從事，不於二至而於孟春，稽之古禮，俱當有辨。因引程、朱之論，以駁合祀之不經。」疏入，上方以大禮恚群臣，將大有更易，得之甚悅。賜言四品服織幣，以旌其忠。夏四月，廷臣集議郊祀典禮。先是，夏言疏見納，詹事霍韜嫉之，上言「分郊為紊朝政、亂祖制」。帝置不問。韜復為書遺言，甚言「祖宗定制不可變。《周禮》為王莽偽書，宋儒議論皆為夢語。東西郊之說起，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」。言飛章並其書上之，帝怒，下韜獄。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，雜引《周禮》、《漢志》、《唐六典》諸書，以明我朝郊廟之禮，皆所當議。其略曰：「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鍾山之陽，方丘鍾山之陰，分祀天地。至□年，感齋居陰雨之應，覽京房災異之說，始命即舊址為壇，行合祀。夫前之分祀，酌萬世帝王之道，禮本太始者也；後之合祀，感一時災異之應，禮緣人情者也。太宗遷都，當時未有建白，以復古制者，禮樂百年而後興，詎不信哉？至於宗廟之制，國初立四親廟，德祖居中，懿、熙、仁祖次分尤右。昭穆有定位，禘祫有定時，視商、周七廟、九廟，其揆一也。九年□月，改建太廟，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。時享歲祫，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。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，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。《周禮大宗伯》：『兆日於東郊，兆月於西郊。』我聖祖亦有朝日、夕月之禮，有其舉之，莫敢廢也。且今之大祀殿，正仿古明堂之制。宜法聖祖初制，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，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。尊聖祖配享，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。而又宗祀太祖、太宗於大祀殿，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；兆大明於東郊，兆夜明於西郊，以法周人朝日、夕月之禮。增太廟大禘之祭，正太祖南向之位，移功臣於兩廡。庶尊尊有殺，親親有等，而古典復。」疏入，下禮臣議，贊善蔡昂，修撰倫以訓、姚涑，祭酒許詔，學士張潮，編修歐陽德，給事中陳侃、趙廷瑞，御史陳講、譚纘皆以合祀為宜，而涑言猶切。夏言復疏，申明祀享之議，曰：「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，以文王配帝於明堂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，避稷也。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圜丘，所以尊太祖；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，所以尊太宗。」於是復會群臣集議。右都御史汪鉉、編修程文德、給事中孫應奎、御史李循義等八□二人皆主分祀。大學士張璠、董玘、閻淵等八□四人亦主分祀，而謂成憲不可輕改，時詘不可更作。尚書李瓚、編修王教、給事中魏良弼、御史傅炯、行人秦鼈、柯喬等二□六人亦主分祀，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。尚書方獻夫、李承勳，詹事霍韜、魏校，編修徐階，郎中李默、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，而不以分祀為非。英國公張倫等一百九□八人無所可否。帝命再議。於是張璠雜引《五經》及諸史言郊祀者，條析合祀之非，明分祀之是，名曰《郊祀考議》，上之。又疏言：「太祖、太宗分配未當。」帝然其郊議疏，言不報。尚書方獻夫、詹事霍韜亦上言，前主合祀非是。帝不問，尋復韜職。

五月，初建四郊，群臣議上，帝曰：「分祀良是。」乃命建圜丘於南郊，其北為皇穹宇；建方丘於北郊，其南為皇祗室；作朝日壇於東郊；夕月壇於西郊。

秋七月，罷姚廣孝配享太廟，移祀於大興隆寺，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。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，命立帝王廟於京師。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，奉皇帝伏羲氏、神農氏、軒轅氏、帝師陶唐氏、有虞氏、王師夏禹王、商湯王、周文王、武王南向，左先聖周公，右先師孔子，東西向。凡歲，春秋開講先期一日，皇帝皮弁服，拜跪行奠禮。

冬□月，正孔子祀典，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。洪武初，司業宋濂上《孔子廟堂議》，略曰：「世之言禮者，皆出於孔子。不以禮祀孔子，褻祀也。古者，主人西向，几筵在西也。漢章帝幸魯祠孔子，帝西向再拜。《開元禮》：『先聖東向，先師南向，三獻官西向。』猶古意也。今襲開元二□七年之制，遷神南面，非神道尚右之意矣。古者，木主棲神，天子、諸侯廟皆有主。大夫東帛，士結茅為菽，無像設之事。今因開元八年之制，搏土而尚像焉，失神而明之之義矣。古者，灌鬯炳蕭，求神於陰陽也。今用熏蕪代之，非簡乎？古者，郊廟祭饗，皆設庭燎，示嚴敬也。今以秉炬當之，非瀆乎？古之道，有德者使教焉，死則以為樂祖，祭於瞽宗，謂之先師。若漢，《禮》有高堂生，《樂》有制氏，《詩》有毛氏，《書》有伏生也。凡始立學者，必釋奠於先聖、先師，非其師弗學，非其學弗祭。《開元禮》：『國學祀先聖孔子，以顏子等七□二賢配。』諸州惟配顏子。今以荀況之言性惡，揚雄之事王莽，王弼之宗老、莊，賈逵之忽細行，杜預之建短喪，馬融之附世家，亦廁其中，吾不知其何說也。古者，立學以明倫，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。今回、參、佖坐饗堂上，而其父列食於廡間，吾不知其何說也。古者，士見師以菜為贄，故始入學者必釋菜，以禮其先師，其學官時祭，皆釋奠。今專用春、秋，非矣。釋奠有樂無聲，釋菜無樂，是二釋之輕重，以樂之有無也。今襲用漢、魏律，所制大成樂，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，可乎？古者，釋奠、釋菜，名義雖存，而儀注皆不可考。《開元禮》彷彿《儀禮饋食篇》節文為詳，所謂三獻，獻後各飲福，即屍酢主人、主婦及賓之義也。今憚其煩，惟初獻得行之，可乎？他如廟制之非宜，冕服之無章，器用雜乎雅俗，升降昧乎左右，更仆不可盡。昔者，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，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次而列焉。臯陶、伊尹、太公、周公暨稷、契、夷、益、傅說、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，式宜秩祀天子之學。若孔子，實兼祖述憲章之任，其為通祀，則自天子下達。苟如其言，則道統益尊，三皇不淪於醫師，太公不辱於武夫矣。昔周立四代之學，學有先聖，虞庠以舜，夏學以禹，殷學以湯，東膠以文王。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，為之先師，以配享焉。此天子立學之法也。」上不喜，謫濂安遠知縣，不果用。

天順間，林鶚知蘇州。時蘇學廟像，歲久剝落。或欲加以修飾，鶚曰：「塑像，非古也。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。彼未壞者，猶當毀之。幸遇其壞，易以木主，有何不可。」或以毀聖像疑之，鶚曰：「此土耳其聖賢耶！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，烏識所謂像哉？」於是並易從祀諸賢，皆為木主，然其它郡縣如故也。至是，上因纂《祀典》議成，論大學士張璠：「凡雲雨風雷之祀，以及先聖先師祀典，俱當以次纂入。」

璠曰奏：「孔子祀典，自唐、宋以來，未有得其正者。臣謹采今昔儒臣議，上聖明垂覽，以為百世永遵之典。」

「一、諡號。漢平帝元年，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聖公，唐玄宗追諡為文宣王，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。元姚燧曰：『孔子卒，哀公誅之，子貢以為非禮。平帝始封諡，蓋新莽以文其奸也。』國初，大學士吳沈《孔子封王辨》曰：『後世之禮，有甚似而實非者。《春秋》，列國僭王則黜之。夫子，人臣也。生非王爵，死而諡之，可乎？』《書》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』師也者，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。故曰：『詔於天子無北面。』所以尊師也。彼以王爵之貴，而隆於稱師者，習俗之見也。布政夏寅曰：『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，尊太公為武成王，則追諡孔子不得而缺。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，制為萬世程乎？』祭酒丘濬曰：『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宣尼公，至開元加以『文』。文者，經天緯地者也。若夫『宣』之為言，諡法之美，不過聖善周聞而已，何足為聖人輕重哉？』又曰：『自古諡號，未聞有喻言者。『大成』之言，出於《孟子》，成者，樂之一終也。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，於聖德無謂也。』

「一、章服。唐玄宗開元間，詔追諡文宣王，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。宋真宗祥符間，加先聖冕服桓圭一，從上公之禮，冕九旒，服九章。徽宗崇寧間，始詔冕用□二旒，袞服九章。金世宗大定間，大成殿聖像冠□二旒，服□二章。朱熹曰：『宣聖之設像，非古也。』洪武間，創南京太學，止用神主不設像。今國子監有設像者，仍元之舊也。丘濬曰：『塑像之設，自佛教入中國

始。」李元瓘言：『顏子立侍。』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。嗚呼！姚燧有言：『《北史》：敢有造泥人、銅人者，門誅。』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。後世化其道而為之長短豐瘠，郡異縣殊，非神而明之之道也。

「一、籩豆樂舞。唐開元間，詔祀先聖，樂用九宮，舞用八佾。宋徽宗大觀間，賜禮器一副，內籩^一簠全，豆^一蓋全。國朝成化^一三年，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，詔增六佾為八佾，加籩豆為^一二，祭酒章懋及夏寅皆非之。以為^一二籩豆、八佾，惟太學可行，天子所自祭也。郡縣皆行之，祭禮僭矣。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，寧自蹈非禮之祀哉！

「一、配享。唐貞觀間，始詔顏回配享。曾參、孔伋，俱未咸淳間配享。孟軻，元豐間配享。宋洪邁曰：『自唐以來，以顏淵至子夏為^一哲，坐祀廟堂上。其後升顏子配享，則進曾子於堂，居子夏次。然顏子之父路，曾子之父點，乃在廡下從祀之列。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，其何以安？』熊禾曰：『宜別設一室，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，杞國公顏無由、萊蕪侯曾點、泗水侯孔鯉、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向。』弘治時，謝鐸、程敏政俱是之。敏政又以程子之父詢、朱子之父松請。詢不附王安石新法，松不附秦檜和議，其曆官行已足述也。

「一、從祀。程敏政疏曰：『唐貞觀三^一年，始以左丘明等二^一七人從祀孔子廟庭，而並及馬融等。臣考歷代正史，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，曆官南郡太守，以貪濁免，髡徙朔方。又為梁冀草奏殺李固，作《西第頌》美之。劉向初以獻賦進，喜誦神仙方術。嘗上言黃金可成，鑄作不驗，下吏當死。所著《洪範五行傳》，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。賈逵以獻頌為郎，附會圖讖，致通顯，不修小節，蓋左道亂正之人也。王弼、何晏倡清談，所注《易》，專祖老、莊。而范寧追究晉室之亂，以為王、何之罪，深於桀、紂。何休則止有《春秋解詁》一書，黜周王魯，又注《風角》等書，班之於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蓋異端邪說之流也。戴聖為九江守，多不法，何武劾之而免。及為博士，毀武於朝。子賓客為盜繫獄，武平心決之，得不死，則又造武謝。王肅仕魏封蘭陵侯，乃以女適司馬昭。又為司馬師畫策計文欽、毋丘儉，濟其惡。杜預守襄陽，數饋遺洛中貴要。伐吳，因斲瘦之議，盡殺江陵人。以吏則不廉，以將則不義。凡此諸人，皆當罷黜。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，轉相授受。臣竊以為不然。夫守其遺經，若左丘明、公羊高、梁赤之於《春秋》，伏勝、孔安國之於《書》，毛萇之於《詩》，高堂生之於《儀禮》，後蒼之於《禮記》，杜子春之於《周禮》，可以當之。融等不過訓詁釋章句而已。至於鄭眾、盧植、鄭玄、服虔、范寧五人，雖若無過，然所行未能窺聖門，所著未能明聖學也。臣愚，乞罷戴聖等八人祀、鄭眾等五人祀於鄉。後蒼在漢初說《禮》數萬言，號《後氏曲臺禮》，《禮記》賴以傳。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。至孔子弟子見於《家語》者，顏回而下六^一六人。而司馬遷《史記》所載，多公伯寮、秦冉、顏何三人；文翁成都廟所畫，多蘧瑗、林放、申根三人。臣考宋邢昺《論語注疏》，申根，孔子弟子，在《家》語作「申續」，《史記》作「申黨」，其實一也。今朝廷從祀，申根封文登侯，在東廡；申黨，封淄川侯在西廡，甚無謂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賸蟲，而孔子稱瑗為夫子。《家語》、《史記》，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。秦冉、顏何，疑亦字畫相近之誤。臣愚以為：申根、申黨位號，宜存其一；公伯寮等五人，宜罷其祀；而瑗、放者，各祀於其鄉。又洪武三^一九年，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揚雄，進董仲舒。高皇帝納其言，行之。然荀況、揚雄，實相伯仲，而況以性為惡，以《禮》為偽，以子思、孟子為亂天下，宜並況黜之。其尚可議者：則隋之王通、宋之胡瑗也。先儒以通為僭經，而瑗亦少論著。』程子曰：『王通，隱德君子也。』其粹處，殆非荀、揚所及。朱子小學書，亦備載瑗事。以為自秦、漢以來，師道之立，未有過瑗者。亦宜加封爵，使得從祀學官。臣按：敏政所奏，率多正論可採，而弘治初，禮官沮格不行。同時，謝鐸請祀楊時，罷吳澄。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，以為《律呂》、《大衍》諸書，俱有功於性理。又授其子《皇極范數》，此亦眾論之公也。臣又按：歐陽修所著《本論》，有翊道之功。蘇軾曰：『自漢以來，道術不出孔子。五百餘年而得韓愈，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。夫韓愈既以從祀，歐陽修豈可缺哉！』」

疏入，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，編修徐階上言：「天子王祀孔子，承襲已久。一日不王，眾人愚昧，將妄加臆度，以為陛下奪孔子王爵，易惑難曉。且天子像祀孔子，袞冕章服，顯然王度，苟去王號，勢必撤毀。臣聞愛其人者，杖履猶加珍惜，況先聖之遺像乎！國家廟祀孔子，宮牆之制，下天子一等。樂舞籩豆，與天子同。今八佾、^一籩，蓋猶諸侯之禮。苟去王號，將復司寇之舊。彝宮殺樂，以應禮文，恐妨太祖之初制矣。」帝覽疏，不憚，出階為延平府推官。帝乃自著《正孔子祀典說》，頒賜群臣。璽復為《孔子祀典或問》上之，上嘉焉，眾議乃定。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。其配享四子，仍稱復聖、宗聖、述聖、亞聖。從祀弟子稱先賢，左丘明以下稱先儒，俱罷公、侯、伯爵，撤像題主祀之。申根、申黨二人，存根去黨。罷公伯寮、秦冉、顏何、荀況、戴聖、劉向、賈逵、馬融、何休、王肅、王弼、杜預、吳澄^一三人。林放、蘧瑗、鄭玄、盧植、鄭眾、服虔、范寧祀於其鄉。進後蒼、王通、胡瑗、歐陽修。又以行人薛侃議，並進陸九淵從祀，而別祀啟聖公叔梁紇，以顏無由、曾點、孔鯉、孟孫氏、程珦、朱松、蔡元定從祀焉。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。

「一、月已酉，初有事於南郊。先是，上命制圓丘祀器，金爐、玉爵、錦幕、圭璧及鐘、磬、賁鼓諸樂器。既成，陳於文華殿，召大學士張璁閱視。是日，帝親祀於圓丘，奉太祖西向配，各駢犢一，用璧三，獻九，奏樂，舞用八佾。從祀四：大明夜，各駢牛一；恒星、五曜、群星及雲、雨、風、雷師各牛一、羊一、豕一。明日，布詔天下，頒恩錫於庶官，布寬恤於小民。

大學士張璁言：「頃者，生員李時^一疏請舉祀郊禘之禮，以祈聖嗣。夫古后稷之生，祈於禘；孔子之生，亦禱於尼山。《大雅既醉》之詩曰：『公屍嘉告。』曰：『君子萬年，未錫祚胤。』曰：『釐爾女士，從以孫子。』夫公屍之告，皆祖考之錫福也。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，以廣求嗣續之誠，告於太廟、世廟，以祈祖考之祐，慰聖母之心。」上嘉其請，擇^一二月二^一四日行禮，夏言充祈嗣醴壇監禮使。

「一、年春正月乙未，特享太廟，正太祖南向位。初，太祖立四親廟，德、懿、熙、仁同宮異廟，各南向。孟春特享於群廟，三時各祭於德祖廟，序用昭穆。後改建太廟，同堂異室，亦各南向。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中室，仍序昭穆如初，罷特享禮。至英宗升祔，九室悉備。憲宗將祔，用禮官儀，祧懿祖。孝宗祔，祧熙祖。武宗祔，祧仁祖。獨德祖不祧。時享，則太祖、太宗以下，俱東西向。至是，帝諭張孚敬曰：『朕欲自今春享，奉太祖居中，太宗而下，各居一室，行特享禮。三時仍聚群廟於太祖之室，昭穆相向，行時禘禮。季冬中旬，並享太廟，親王、功臣配食兩廡，以存太祖當代之制。歲暮節祭，行於奉先殿。世廟止行四時之享，歲暮祭於崇先殿。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，邪論勿惑。即會李時議上，或否夏言以助之。』孚敬唯唯如諭。議聞，帝從之。乃命祠官於廟中設幣如九廟狀，奉太祖南向，群宗遞遷就室，各南向，特享之。始退德祖於祧殿，不復預時享矣。

祈穀於大祀殿。初，帝以孟春上辛，行祈穀於大祀殿，祭皇天上帝，用駢犢一、蒼玉一、三獻九奏，樂舞八佾，奉太祖、太宗配享。夏言建議：二郊奉太祖配，祈穀奉太宗配。張孚敬以為不可，留中不下。言又疏請，帝謂群臣「違君悖禮」。切責之。乃命祈穀，太祖、太宗並配，二郊專奉太祖焉。已而驚蟄，始祈穀。命議禘祭、大雩、秋報諸禮。帝既正太祖位向，欲復古禘祭。乃命輔臣及禮官集議。已而兼問大雩、秋報諸禮，命五品官亦與議焉。侍讀學士夏言上言：「惟天子有禘，故立始祖之廟。則有世系可考者，^一世猶將立之。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，而祀之始祖之廟乎？我祖宗之有天下，以德祖為始祖，百有六^一餘年，尊享太廟之祭。今又定為大禘，統群廟之主矣。然則王禘之祭，又可復尊祖德乎？身為始祖，而為始祖之自出，恐無是禮也。三代而下，必欲如夏、商之禘黃帝，帝譽則無所考。若強求其人，如李唐之祖聃，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為也。臣愚以為：宜設先祖虛位，而以太祖配享。蓋太祖始有天下，實始祖也。」疏入，帝深然之。時中允廖道南上言：「皇姓為顓頊之後，宜禘顓頊。」太學士孚敬曰：「言虛位者失之幻，言顓頊者失之誣，惟禘德祖為當。」李承勳等皆以為然。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。已而帝竟從言議，定以丙、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。凡祭，先一日，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，曰「皇初始帝」。神南向。太祖配，位西向。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，中陸行大雩禮。夏言言：「秋報宜於大祀殿，奉文皇帝配。大雩宜於郊兆，傍為壇，孟夏後雩祭。」帝謂：「孟春上辛，既行祥穀禮。若春夏雨暘以時，則雩祭代攝，否則躬祀。秋報禮姑寢不舉。」

二月庚辰，初朝日。是日春分，初行朝日禮於東郊，太牢一，用玉禮三獻，樂七奏，舞八佾。

三月，建大神殿於南郊。初，南郊撤屋為壇祭之，奉上帝神牌置丘上，配以太祖。既祭，而神牌莫知所藏，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。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園丘也，欲改建於丘之東南。夏言言：「向者大神殿之建，乃陛下竭誠事天，此制為可。若更起齋宮園丘之傍，似於古人掃地之意，未為允協。且秦、漢以來，並無營室者。質誠尊天，不自封樹，以明謙恭之意。故惟大次之設，為合古典。陛下前日考據精詳，豈今偶未之思耶？伏望齋宮寢建，以仰答天靈。」帝報可。

建土穀祗、先蠶壇於西苑。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，自夏言首發之。至是，帝召張孚敬、李時詣西苑相地，建土穀壇。乃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，而毀北郊蠶室焉。

五月壬子，初有事於北郊。是日夏至，帝祀地於方澤，用騂牛一，黃琮一，三獻九奏，樂舞八佾，太祖西向配，騂牛一。從祀四壇、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為一，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為一，四海四瀆為二，各太牢一。

八月癸未，初夕月祭於西郊，如朝日禮。

□一年夏四月，初營九廟。帝御文華殿東室，召大學士李時、翟鑾，禮部尚書夏言，議復古七廟制。其太廟寢祧，俱存舊弗撤，惟度地分建群廟，不決而退。廖道南疏請建九廟，並獻《大祀禮成感雪賦》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。帝悅，下禮臣議。夏言上言：「昔唐、虞五廟，夏後因之。殷、周皆七廟。而《祭法王制》與劉歆宗說，又各不同。朱熹《古今廟制》引《王制》：天子七廟，外為都宮，內敘昭穆。漢不考古，諸帝異廟異地，不合都宮，不敘昭穆。明帝遵儉自抑，遺命勿別為廟，遂有同堂異室之制。魏、晉、唐、宋皆然。我太祖初立四親廟，始為近古。後改建太廟，又用明帝之制。皇上大釐祀典，於廟制不能無疑，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。第太廟南近宮牆，東邇世廟，西阻前廟，地勢有限。垣外隙地，不盈數□丈。若依古制列六廟，即盡辟其地，猶不能容。欲稍減規制，則太廟鬼然，而群廟湫隘，於義未安。即使廟成，皇上冠冕佩玉，循紆曲之途，遍列群廟而奠獻之，日亦不足矣。議者謂：『群廟可攝。』皇上仁孝誠敬，可終歲舉祭，止對越太祖，而不一至群廟乎？丘濬謂：『宜間日祭一廟，自□四日而遍。』此蓋無據而強為之說也。馬端臨曰：『後世失禮，豈獨廟制。漢儒以來，講究非不詳明，而卒不能復古者，以昭穆難定故也。』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。兄弟相及則紊矣。故東都以來，同堂異室，未可盡非也。」帝曰：「朕於天地百神祀典，俱已釐正。獨太廟之禮，未能復古可乎？今太廟堂寢，俱有定制，不必更移。其昭穆廟次，即會官相度地勢奏聞。」於是言惶懼謝罪，請「先詣太廟旁，量定地勢，審度方位以聞」，帝從之。乃撤故廟，改建新宮。太祖居中，昭穆各三廟。成祖廟在六廟之上，諸廟合為都宮。廟各有殿，殿後有寢，藏主太廟。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。太廟門殿皆南向，群廟門東西相向，內門殿寢皆南向。

□三年三月，帝視太學，釋奠先師。帝以孔子改稱「先師」，服皮弁服謁拜。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，樂三奏，文舞八佾。從祀及啟聖分奠，用酒脯。已，視學，進諸生橫經布講。仍諭令敦本尚實，勿徒事辭章。

六月，南京太廟災，夏言上言：「京師宗廟，行將復古，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。陛下建德之意，聖祖啟後之靈，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也。」帝喜，令亟起新廟，南京太廟不復建，遺址築周垣焉。時祀並入南京奉先殿，蓋失鑄、洛遺意矣。

□四年二月，初建九廟。先是，夏言請定七廟額，謂：「陛下復古廟制，正太祖南向位，則太廟之名，實符周典。太宗功德隆赫，特建百世不遷之廟，宜曰文祖世室，在三昭上；仁宗、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；英宗、憲宗為昭穆第二廟；孝宗、武宗為昭穆第三廟，則萬世不刊之制也。」帝從之。

□五年二月，纂修《祀儀》成，自天地日月、神祇、帝王、社稷及帝祫、先師、先農諸祀，悉為分類成書。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；中書禮儀、禮器、樂舞、樂章；末附諸王表箋、群臣疏頌。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《禮頌九章》以獻。

五月，建慈慶、慈寧宮，黜禁中佛像。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，以其地奉建慈慶、慈寧二宮，命廷臣議，僉以為可，帝即命撤之。召李時、夏言入視大善殿，見金范佛像不下千百，俱命銷毀。其几案懸鍍金函藏貯，尚多佛骨、佛牙諸物。言退上疏，力請焚瘞。帝從之，於是禁中邪穢，進斥殆盡。

六月，敕祀姜嫄、后稷於武功。

□一月，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，夏言據程頤議為請也。

□二月，九廟成，詔天下。帝乃定五年一禘，祀皇初祖於太廟，以太祖配。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群廟，三時合享於太廟。季冬大禘於太廟。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。

□七年秋九月，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，皇考獻皇帝為睿宗，配上帝。

□一月，薦大號於天，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。二□年夏四月辛酉，九廟災。

二□四年夏六月，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黎華等五人，從給事中陳裴議也。

秋七月，太廟成，復同堂異室之制。

穆宗隆慶元年，禮官言：「先農之祭，即祈穀遺意。今二祀並行於仲春，不無煩數。宜罷祈穀，於先農壇行事。大享禮亦宜罷。」詔可，惟四郊如舊。

谷應泰曰：

漢制近古，然禮制缺焉。唐祖李聃，宋祀靈應，禮官式微，愈彰誣褻。明初，宋濂諸臣講禮戒行，頗多釐正。高祖喜簡易，不見采擇，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！後世謹守故府，學士大夫莫敢辨難。世宗自大禮議，慨然有更定製作之思，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。

嘉靖九年二月，議郊社禮。冬□月，議孔子禮。□一月，有事南郊。□年春正月，享太廟議祧禮。二月，祈穀議禘，行朝日禮，建土穀、先蠶壇。五月，有事北郊。八月，行夕月禮。□三年四月，視太學，行釋奠禮。□四年二月，建九廟。□七年五月，議明堂秋饗禮。九月，祔獻皇帝，加睿宗，配祀上帝。嗚呼，盛哉！

至尊莫大於天地，至親莫大於祖宗，教天下莫大於孔子，養天下莫大於土穀。尊天地，故有郊社。郊壇於南，社壇於北，本其氣也。日月風雷、山海岳瀆隨焉，從其類也。配以太祖、明受命也。秋復饗於玄極殿，報其功也。秋則配於太宗，告成功也。晚易睿宗，昵於私已。親祖宗故有太廟。太廟七，太祖、三昭、三穆也。文世室一，別祀成祖，不敢祧也。立春特享，三時合享，勤時祭也。季冬大禘，萃渙也。五年一禘，設皇初祖主，配於太祖，追本報遠也。德祖祧矣，禘宜用德祖焉。虛設皇初祖位，泥古而誣者也。黜德祖若群帝然，嫌高帝已。

教天下，故祀孔子。孔子加封，自漢平帝始也。王拜於帝，僭已。稱先師，禮也。廟祀設像，自唐開元始也。其褻已甚，易木主，禮也。八佾□二豆籩，自宋徽宗始也。祭用生祿，太學仍之，郡國減等，禮也。帝釋奠，舞六佾，謬已。從祀四聖、七□二賢矣，曾點、顏路，退食廡下，子先父食，改附啟聖，禮也。刪申黨，黜公伯寮等□三人，改蓬瑗等七人，進後蒼等五人，考證班班，勿僭勿黷，禮也。

養天下，故祀土穀。祈穀於太祀殿，用人道也。配以太祖、太宗，有天下之主也。遷蠶室於西苑，申內禁也。土穀壇亦遷焉，非其類已。帝采稽典聞，精思禋祀，進退群心，斟酌美備，庶幾一代之典，亦□世可知之故也。